

【藝評台 2010 專輯】

【首獎】

影像意義的再思考——回到「加工廠」的陳界仁回顧展

作者 | 史惟筑 (1979-)

在陳界仁已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回顧展期間推出新作《帝國邊界 II——西方公司》之時，為何我們仍堅持在 2010 年尾聲，回到《加工廠》（2003）？

過去事件與歷史的辯證

「回」，如同「回」顧展，有以時序概念作為基準而往先前或追溯、或脫逃之動態意向。或許我們可將其所動態指向標的物以「過去」相對應之。然而過去與歷史不為必然，卻與之相關。陳界仁經常以「過去事件」為題，以電影場面調度重建遺忘，再以錄像裝置形式進行展演。另外，他也時以小民經驗召喚歷史時空回魂術，如此啟動了歷史的可能，而這又將影像意義帶往何處？

依德塞圖（Michel De Certeau）之言，歷史大抵可粗分為兩類，一是「在可理解的條件下，對那些可思考性之物進行探問。」另者則企圖「與過去的實際經歷作連結」（註 1）。而歷史又是「建立在過去與當下之間的裂縫中，『過去』是歷史的客體；當下是歷史實踐之地。歷史從不停止在其客體中重新尋找當下，並在他的實踐中追尋過去。」（註 2）

陳界仁對過去事件的再現過程，有時以引向對歷史記憶的懷想，有時直接重建並展露遺忘。在時空的再現上，藝術家的不同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將時空懸置、錯位、並凝止的傾向。以《加工廠》為例，陳界仁使用錄像裝置為創作媒介，將「過去」聯福成衣廠惡性關廠「事件」作為客體，邀請事件要角之一工廠女作業員重返廢棄廠房，「加」工廠也就地如其名順理成章的成為過去與當下的加乘載體。廢棄廠房原本將這個事件以不顯見的方式，令塵土為能指，在無人可見的存在中暗示遺忘。而陳界仁讓女作業員的重新在場，讓時空意義「加」乘後或堆疊或並置，並對記憶的缺席狀態進行呼喚，為過去與當下的裂縫重新嫁接。然而異質時空的嫁接與再現形式手法，似乎在指向意義與展現意義上出現弔詭。

在進入這個弔詭之前，盧米埃兄弟的《工廠工人下班》以及德國錄像藝術家法羅基（Harun Farocki）2006 年的作品《110 年來的工人離開工廠》（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 in Eleven Decades）可以從另一個層面理解《加工廠》的影像意義。前者作為電影史上第一次公開放映的影片之一，一方面向世人展現了影像速度的新視域，另一方面也激起後人思考其影像背後的意義。迪迪余伯爾曼（Georges Didi-Huberman）認為這部名為《工廠工人下班》的影片，裡面的人物雖然都是盧米埃兄弟工廠裡的員工，但卻在老闆（也就是盧米埃兄弟）的要求

與指示下停止手邊工作，在攝影機前走出工廠大門。這部影片不以「電影」為目的，而是為了展示與販售這項新發明。而這些工廠工人在攝影機面前，除了無意識地具備了演員的身分外，也沒來得及遁逃出資本主義邏輯下的階級差異。

110 年後過去了，資本主義在世界上更顯意氣風發。法羅基於是架出十二部電視機座，挑選出自 1895 年至 2006 年來十二部工廠工人的劇情場景片段循環播放，當然，《工廠工人下班》也含括在內。也許這些片段在各劇情片的敘事脈絡下，工廠工人的處境並不是影片主要訴求，但透過段落的選取與其他影像的對話關係，竟衍繹出工人階級情勢百年來始終如一之外，某些影片段落更設計大明星們在工廠工作的場景，意圖美化勞動階級的邊緣處境來粉飾階級差異。

從異質空間到無境之地

而當我們重新回到《加工廠》時，也見到如法羅基以影像思考特定族群般，在勞工與工廠管理生產體制之間開啟另一種影像對話關係。這些重回現場的女作業員模擬當初工作樣態，再使用藝術家本人慣用的鏡頭語言，注視一焦點並將鏡頭推近，過渡到另一時空。《加工廠》裡的新聞片段雖然與聯福加工廠有絕對的時空及語境上的差距，然而以資料片段裡加工業全盛時期的興茂，用來對比當下廠房的頹圯，卻也著實向觀眾展現惡意關廠後對遭遣散員工的邊緣化想像。然而，回到加工廠的這個「回／返」過程，女作業員接受指示在鏡頭前的模擬作態，隱而未明地再現工廠體制的勞資支配關係。

這些作業員在一個失去其地域意義（廢棄廠房）的空間，進行空間重劃／建工作。聯福成衣廠在廢棄之後，從一個具生產效能的地域轉變為失去生產效能的地域。而女作業員在行動上對過去生產活動的模擬，將這原本已去地域化的空間，轉換為一個多重時空並置的異質空間（*hétérotopie*）。如傅科所言：「異質空間常跟不同的時間分鏡有所聯繫，也就是說，他們向異時同步展開。……異質空間和異時同步相互組織一種對立複雜的方式。首先時間的異質空間無止盡的相互積累。」（註 3）

藉由工廠生產流程的模擬過程，過去空間的意義被召喚，不過這些模擬的動作卻在一個虛擬時空下展現。即便在影片中出現從當下往過去回返的時間流動型態，卻沒有若干對當下時間定位標記的線索。如此對應於觀者的時間向度，其可指向任何當下或有別於任何當下的未來、過去時空；或者，它更是一種時間懸置狀態。當模擬的動作遇上懸置的時空向度，過去事件於是被虛構化（*fictionnalisé*），作業員的身分竟也不自覺得往演員身分挪移。因此這個看似多重時間並置的異質空間卻在虛構化的過程中幻化為幽靈般的「無境之地」（*non-lieu*）。

加工廠在時間、記憶回返的過程，工廠體制與工人支配關係的意義也遭回返。一張張特寫臉孔只能以歲月在臉上的刻痕表意卻再度噤聲。錄像在開放展場的映演如鑲嵌在現代社會中一幅被遺落的肖像。這是影像難以從拍攝者與被攝者的原始電影（cinéma primitif）支配魔咒（如「工廠工人下班」？）中脫逃？亦或是暗示勞動階級在任一時空場域，也只能以被懸置的型態喟嘆？

註釋

註 1：Michel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2007, p57

註 2：Ibid., p58

註 3：Michel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 *Dits et écrits*, 2001, p759.

參考書目

1. Michel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folio, 2007

2. Michel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in *Dits et écrits*, Paris, Gallimard, 2001

【評論對象】

活動 / 節目 / 作品名稱

在帝國的邊界上—陳界仁 1996-2010

作者 / 編導 / 導演 / 策展人

陳界仁

主辦 / 發行 / 演出 / 出版單位

台北市立美術館

發表時間

2010/8/28-11/14

活動地點

台北市立美術館

【作者自述】

里昂二大電影博士候選人。目前致力鑽研電影與錄像裝置藝術的影像當代性。

【決審評語】

- 非常細膩且獨到的作品閱讀，鋪陳出影像背後所再現出的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權力關係。
- 評論文字流暢且結構段落清楚，指出文化生產中的宰制現象。
- 是全年度視覺藝術評論中最為突出的一篇。